

白天

作品集

8

情场赌命

都市奇案系列



◎都市奇案系列◎

情场赌命

白天 著

作品集⑧

团结出版社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都市奇案/白天著,一北京:团结出版社,2000.1(白天作品集)
ISBN 7-80130-365-2

I.都… II.白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56543 号

版权登记号图字:01-1999-3268 号

出版: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)

[电话(010)6513.3603(发行部)6524.4792(编辑部)]

E-mail: unitypub@public3.bta.net.cn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世界知识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

印张:130 (10 册)

字数:3200 千字 (10 册)

印数:10000 册

版次:2000 年 1 月 第一版

印次:2000 年 1 月(北京)第一次印刷

书号:ISBN7-80130-365-2/I·19

定价:21.00 元(平) (10 册)210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请与本社联系)

作者小传

白天本名周正刚，出道甚早，19岁即担任影剧记者。除写评论外，以“寒梅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。后创作侦探小说，以其流畅笔触、故事紧凑、奇妙之情节安排，造成极大轰动。尤以第一部《金色响尾蛇》问世，顿成洛阳纸贵。白天小说成为现代华文社会中“高可读性侦探小说”的代名词。

白天后忙于剧本创作。他从事创作达40年，完成侦探小说百余部，武侠小说百余部，可谓丰产作家。

责任编辑：韩金英
封面设计：张文涛

文拓平面设计室
62380853

第一部分

情场赌命

郑杰赶往新加坡找白振飞，他很快摸到了门路，“四海大旅社”是专门介绍人到一个秘密岛去避风头的，那里形同犯罪分子的避难所，白振飞一定到那里物色“人才”去了。于是，郑杰混入秘密岛，陷入危机四伏中……

目 录

第一部分

情场赌命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带刺的玫瑰····· (1) | 6 插翅难飞····· (89) |
| 2 引蛇出洞····· (20) | 7 冷艳霜 ····· (107) |
| 3 艳诱····· (35) | 8 千钧一发 ····· (126) |
| 4 潜入····· (53) | 9 钓饵 ····· (140) |
| 5 逍遥宫····· (69) | 10 红粉干戈····· (161) |

第二部分

香槟女郎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神秘艳窟 ····· (185) | 6 迷魂娘子 ····· (269) |
| 2 密商 ····· (202) | 7 火拼 ····· (286) |
| 3 刺探 ····· (218) | 8 春色无边 ····· (302) |
| 4 厄运 ····· (235) | 9 故弄玄虚 ····· (320) |
| 5 投鼠忌器 ····· (252) | 10 反戈一击····· (337) |

1 带刺的玫瑰

一个女人单独住旅馆是最容易引人注意的，尤其这女郎不但年轻漂亮，身材窈窕，而且还不分白天或晚上，总是戴着付款式新颖的黑色太阳眼镜！

她不知是故作神秘，还是在逃避什么，以致不愿被人认出她的庐山真面目。而且住在这里已经两天了，几乎是足不出户，整天都关着门躲在房间里，连饮食都叫仆欧送到房里去。

据几个仆欧的私下统计，这个登记为赵家燕的女郎，在这两天之内，大概走出房间只有两三次，并且一直戴着黑色太阳眼镜，在房间里也不摘下。

就在第二天的晚上，当她要了瓶酒，仆欧替她送到房里去的时候，终于向这位神秘女客人搭起讪来：

“小姐，你来新加坡怎么不出去玩玩，此地的几家大夜总会，最近都有精彩的节目表演呢！”

但她却无动于衷，冷冷地说：

“我不喜欢上那种地方去！”

仆欧忙陪笑脸说：

“除了夜总会，还有……”

赵家燕似乎不耐烦地把手一挥说：

“好了，你把酒放下吧！”

“是……”仆欧碰了个大钉子，只好尴尬地应了一声，放下

托在手上盘里的酒瓶和酒杯，退出了房间。

他顺手带上房门，立即匆匆回到靠近楼梯口的服务台，向那正在跟另一仆欧交头接耳的油头粉面家伙，轻声报告说：

“小老板，那妞儿是水里揉沙子，根本黏不上！”

那家伙急问：“你没套出她的口风？”

仆欧沮然回答：

“套不出！刚才我只问了声她为什么不出去玩玩，就碰了她个大钉子，下文就没机会提啦！”

那家伙犹豫了一下，脸上忽然浮起一种充满自信的表情，笑笑说：

“让我自己来吧！”说完便径自向甬道里走去。

来到那神秘女郎的房门口，他把那条鲜艳的领带扶正一下，又拉拉上装的窄领，自以为很够潇洒了。才伸手轻轻一转门钮，发觉里面并未锁上，不禁大喜过望，突然推门闯了进房。

这一个突如其来的闯入，并未使房里的女郎受惊，吃惊的反而他，因为闯进房一看，坐在沙发上的女郎手里，赫然已握着一把手枪，正对着房门口！

“把房门关上！”她冷声喝令。

他只好推上房门，忙不迭地说：

“小姐，我……”

赵家燕面罩寒霜地说：

“哼！今晚我早已发现你这鬼鬼祟祟的家伙，料到了你在打什么鬼主意，所以索性连房门都不锁，干脆给你个机会！现在你说吧，闯进我房里来想干嘛？”

那家伙急加分辩说：

“小姐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，我实在是一片好意，想帮助你……”

“帮助我？……”赵家燕不屑地冷笑说：“我有什么需要你帮

助的？”

那家伙见她毫不领情，更着急地说：

“我说的是真话，因为发觉你住进来两天了，整天都不出房，还戴着太阳眼镜，似乎是怕被人认出……”

赵家燕又冷哼一声说：

“我喜欢戴太阳眼镜，不高兴出房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管不着吧！”

那家伙强自一笑说：

“小姐，我并不是要管你的闲事，而是以为你有什么困难或麻烦，也许我可以为你解决哦！绝对没有存一点坏意……”

“你能替我解决？”赵家燕露出轻蔑的表情，似乎认为这家伙在大言不惭。

他忙不迭自我介绍说：

“敝姓庞，叫庞三威，这里的老板庞万通就是家父……”

这父子两个的名字倒真绝，一个叫三威，不知究竟是哪三威？一个叫万通，大概是表示万事皆通吧！

赵家燕故作诧然地“哦？”了一声说：

“原来是庞小开，倒真失敬了！”

庞三威顿时眉飞色舞地说：

“小姐，不是我庞三威吹牛，无论你有什么困难和麻烦，连我父亲的招牌都不必抬出来，凭我就能出面替你把事情摆平！”

赵家燕仍不相信地说：

“你别说得这么好听，现在因为我手里拿着枪，要不然的话，你闯进房来就不是这付嘴脸啦！”

庞三威矢口否认说：

“天地良心，我是绝对没有恶意的，实实在在是想帮助你……”

赵家燕悻然问：

“那你为什么连门都不敲，就突然闯进我房间里来了？”

“这……这……”庞三威被问得面红耳赤，哑口无言起来。

赵家燕霍地把脸一沉，冷冷地说：

“看在你是这里的小开份上，我不愿使你过分难堪。现在如果没有别的事，就请你立刻出去吧！”

庞三威犹不死心地说：

“小姐，这么吧，假使你觉得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，就随时叫这里的人通知我。或者到‘海蒂夜总会’来找我，无论天大的事，我们也负责能为你解决！”

赵家燕把枪一抬说：

“等我手里这玩意解决不了的时候再说吧！”

庞三威这才相信那仆欧的话，这女郎真好比水里揉沙子，根本黏不上！

他以为凭着小老板的身份，和自命不凡的那股子帅劲，加上对方又极需要相助，见了他还能不大事巴结？

结果大出意料之外，这女郎根本不领情，照样给他碰了一鼻子的灰！

无可奈何之下，他只好垂头丧气地出了房。

两个仆欧正在甬道里，鬼鬼祟祟地窃听房里的动静，突见小老板沮然退出，一看他的神情，就看出是大失所望了。

他们连问都不敢多问，就赶紧恭立一旁，以免小老板把气出在他们头上。

庞三威却把手指一勾，示意他们跟着他走过去，一直转过甬道的拐角，才轻声吩咐说：

“你们替我注意那小姐儿的一举一动，她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并且带有枪，大概是在逃避什么人的追踪，也许她回头会搬出这里……”

一名仆欧自作聪明地问：

“小老板是不是要我们把她留住?”

“不!”庞三威说:“你们不许乱来,只要知道她的去向就行了,我相信她迟早会自己找上门来的!”

两个仆欧唯唯应命,他又交代了一句:

“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!”

“是!”他们唯命是从地恭应着。

庞三威想了想,没有什么其他的需要交代了,才径自匆匆走下楼去。

这家位于独立桥附近的“四海大旅社”,规模和设备都算不上是第一流的,它只有三层楼,而且建筑的工样已相当陈旧。如果跟近在咫尺的其他两家观光饭店相比,不但显得寒伦和落伍,相形见绌,简直等于是小巫见大巫了。

但山不在高,有仙则名。“四海大旅社”的老板庞万通,虽不是社交场合的名流,或知名之士,也不是黑社会中的什么了不起人物。然而他的身份却很特殊,仿佛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,更是“正”“邪”之间的媒介。因此他的交游广阔,上至达官显宦,下至贩夫走卒,真可说是什么样的九流三教人物都有。

由于这个缘故,他这“四海大旅社”,也就成了要找他帮忙的一条门路,另外一条门路则是“海蒂夜总会”。只是那种地方的耳目比较众多,真要跟他打交道的人,除非是时间迫切,临时要找他,必须去夜总会之外。大多数的人都直接到旅社里来,避免惹人注意。

不过这里一切都由他的大舅子何亦夫负责,庞三威不过是个帮手而已。名义上是在这里跟娘舅学经验,实际上却是替庞万通监视何亦夫,怕这家伙搞钱。

而何亦夫也相当厉害,他抓住了庞三威好色的弱点,尽量投其所好。结果这舅甥俩居然狼狈为奸,一鼻孔出起了气来。

今晚刚好何亦夫出去办事了,庞三威终于按捺不住,私下决

定采取了试探行动。

其实从昨天那神秘女郎一住进来，他们就暗觉怀疑，对她加以注意了。中午舅甥两个人还研究过，打算看看她的动静再说，以免表错了情，反而自己先暴露出这里的秘密。

但这小子却沉不住气，趁着何亦夫不在，马上就单刀直入地闯进了那女郎的房间里去。

结果人家非但不领情，还让他碰了个大钉子，碰得他鼻青脸肿！

怀着懊丧的心情，沮然走出旅社大门。正准备赶往“海蒂夜总会”去，欣赏那来自法国的露惹丝三姐妹，演出的“死亡的艳舞”，借以排遣心里这股子闷气。

不料刚一走出大门，突见迎面走来个水手打扮的壮汉，一大把络腮胡子，臂上刺着铁锚和裸女的图案，居然也戴着付宽边的黑色太阳眼镜！

现在是晚上八点多钟，这家伙的眼镜不是遮阳光，难道是怕月光刺眼？……

念犹未了，这壮汉已走到庞三威的面前，突然拦住他的去路问：

“请问你是这里的庞小开吗？”

庞三威微觉一怔，诧然说：

“什么事？……”

壮汉把嘴一呶，故作神秘地说：

“庞小开，这里说话不方便，请跟我到那边去！”说完，他也不等对方表示可否，就径直走向街头的拐角去。

庞三威不知这家伙搞什么鬼，由于好奇心的驱使，毫不犹豫地就跟了过去。不料刚一转过拐角，壮汉突然一回身，手里已赫然握着把弹簧刀！

壮汉的行动极快，使庞三威方自一惊，犹未及返身逃开，已

被他“铮”地一声弹出锋利刀身，出其不意地直逼过来，冷声喝令：

“别跑，否则可别怪老子手下无情！”

庞三威冷不防猛可一惊，急问：

“你，你想干嘛？……”

壮汉冷笑一声说：

“庞小开，你用不着吓成这样，老子只不过有几句话跟你谈谈，只要你不逃不嚷，我也绝不难为你的！”

庞三威只好力持镇定地说：

“既然有话要跟我谈，就请说吧！”

壮汉开门见山地问：

“有个姓赵的小姐儿，是不是住在你们的旅社里？”

庞三威暗自一怔，心知对方问的必然是那神秘女郎，但他故作茫然地回答：

“这倒不清楚，不过我可以替你老兄查查看……”

壮汉断然说：

“那倒不必麻烦，老子只是向你们先打个招呼，如果她真住在这里，花了钱要求你们庇护的话，最好是少管这档子闲事，请她搬走为妙！”

庞三威不甘势弱地说：

“否则你老兄打算怎样呢？”

壮汉嘿然冷笑说：

“老子不必说狠话，反正招呼已经打过了，只要你们不怕惹麻烦，那就试试，看着办吧！”

庞三威当然不服气，眼光向对方手里的弹簧刀睨了一眼，正待有所行动。不料那壮汉已先发制人，出手如电地挥出一拳，狠狠地照面打来，使他被攻了个措手不及。

这一拳又快又重，使庞三威根本不及闪避，更无法出手招

架，竟被对方冷不防一拳击在脸上，失声痛呼了声：

“啊！……”已被击得踉跄跌了开去。

庞三威不过是个虚有其表的绣花枕头，哪挨得起这结结实实的一拳，只觉眼前一黑人已倒在地上了。

等他被旅社里的两个仆欧赶来，把他从地上扶起来时，定神一看，那家伙早已不知去向了。

庞三威突觉嘴角里有股又咸又甜的味道，急用手一摸嘴角，才发觉被那壮汉击出了牙血。气得他唾出一口带血的口水，不由地破口大骂：

“他妈的！”

一名仆欧惊问：

“小老板，怎么回事？……”

庞三威这下连一威也发不出来了，怒哼一声，甩开扶着他的两个仆欧，一言不发地就匆匆走回了旅社。

他铁青着脸直登二楼，来到那神秘女郎的房门口，门既不敲，也不按电铃，伸手就转动门钮一推。

但是，这回门已锁住，并未应手而开。

“开门！”庞三威盛怒之下，举手就在门上重捶起来。

“谁？”房里的女郎惊声问。

庞三威大声回答：

“是我——庞三威，这里的小老板！”

赵家燕并不开门，悻然问：

“你又来干嘛？”

庞三威怒气冲天地说：

“当然有事！你再不开门我就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房门突然打开，只见那女郎身上已换了件宽松的薄纱睡袍，腰带尚未系妥，以致胸襟敞开，领口处袒露着一片雪白的酥胸，情态撩人已极！

她面带愠色，但手里并未握着枪，而是正在系睡袍的腰带，以免胸襟整个敞开，那就更让这小子大饱眼福了。

“你去而复返，究竟想干什么？”她怒问。

庞三威无端挨了那家伙狠狠一拳，使他火冒三丈，不由地迁怒到这女郎身上来了。怒不可遏地捶开了房门，一见她这付诱人的情态，顿时把那贪婪的眼光，色迷迷地盯在了她身上，满肚子的怒气早已化为乌有。

“我，我可以进房跟你谈几句话吗？”他居然低声下气地要求着。

赵家燕却冷若冰霜地说：

“有话就请说吧！”

庞三威轻声说：

“赵小姐，这是很重要的事，刚才有个水手打扮的家伙来找你……”

赵家燕的脸色突然一变，紧张地问：

“真的？是什么样的人？”

庞三威趁机说：

“这样说话不太方便，我可以进房来吗？”

这回她不再拒绝了，只把头一点，庞三威便迅速走了进去。

赵家燕立即关上了门，迫不及待地问：

“你说那家伙找到这里来了？”

庞三威摸着下巴，犹有余怒地忿声说：

“你看！我还挨了那家伙一拳，这总不是骗你的吧！”

赵家燕惊诧地望着他问：

“你跟他动手了？”

“那还不是为了你！”庞三威悻然说：“可是你非但不领情，还以为我想打你什么歪主意呢！”

赵家燕不动声色地说：

“这倒妙了，你跟别人动手打架，怎么扯到我的头上来，说是为了我？”

庞三威气愤地说：

“好！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，刚才我走出大门外，突然被一个水手打扮的家伙拦住，问我这里是不是住有个姓赵的妞儿，并且警告我，如果那妞儿花钱要求我们庇护，最好不要多管闲事，立刻请她搬出去，免得自找麻烦。当时被我一口拒绝了，正要夺下他手里的弹簧刀，不料他冷不防就给了我一拳，把我击倒在地上了，等我爬起身来要追时，他早已逃之夭夭啦！”

赵家燕置之一笑说：

“你又怎么能断定，他指的一定就是我呢？”

庞三威冷哼一声说：

“赵小姐，你何必还在我面前装模作样！我们旅社里，最近姓赵的女客只有你一个。而且，我早已看出你是在躲避什么人的追踪，刚才那家伙居然又找上了门来，他找的不是你还会是谁？”

赵家燕矜持了一下，忽问：

“如果真是我，你打算怎么样？”

庞三威断然说：

“除非你真要求我们庇护，否则就只好请你搬出去了！”

赵家燕呐呐地问：

“你，你真能庇护我？……”

庞三威嘿然冷笑说：

“赵小姐要是事先没打听清楚，大概也不会特地住到这里来吧！”言下之意，表示已经知道她是摸清了行情，才住进这家旅社来的。

赵家燕不再否认，终于沮然说：

“老实说吧，我当初以为只要住到这里来，不出去就可以暂时安全了。所以也不愿惊动你们，谁知他们居然敢找上门